

◎文学聚焦

少数民族文学 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多样性

赵晏彪



这些书籍已被译成阿语版

文化交流是国家和民族交往的重要形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少数民族的财富，更是全人类的财富。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不仅能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能促进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和精神气质，都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精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和辉煌灿烂的文化。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作受到了外国读者的欢迎，因为他们的表达方式对东南亚、拉美、欧洲等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把当代中国颇具潜力的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反映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精神气质和独特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翻译成多语种向国外读者推荐，便于他们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当代中国多民族和谐共生的丰富多彩文化。

民族作家海外推广成绩喜人

在今年4月召开的“第27届阿布拉扎国际书展”上，由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中译出版社与埃及希克迈特文化投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丛书第一辑5本阿语版图书（叶梅的《歌棒》、叶尔克斯的《远离严寒》、金仁顺的《僧舞》、娜夜的《睡前书》、赵玫的《叙述者说》）亮相。这也标志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的“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正式启动。

从2013年起，中国作家协会开始实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对已经与国内外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给予资助。该工程2013年资助了33个项目，2014年资助了21个项目，2015年资助了31个项目，2016年资助了15个项目。这项工程让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大规模地走出去。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和文学特色，尤其与具有相同的语言、宗教、民族背景的周边国家有着很

高的文化契合度，易于被这些国家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已有众多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进入国际文化对话领域，成功展示了中国形象，张扬了中国精神，传播了中国价值，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共荣。

“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从2012年开始，以每年一辑5本的规模翻译出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同时积极推动这些作品的多语种版走向国际。截至目前，该系列图书已经签约输出的语种达19种，签约总数达到70多部。其中，藏族阿来、维吾尔族阿扎提、回族王金莲、普米族鲁若迪基、蒙古族阿云嘎等几十位作家的作品被译成英文，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外，还发往了泰国、日本、缅甸、斯里兰卡、韩国、马来西亚、蒙古国、俄罗斯等。

最近几年，一些优秀诗人和作家开始被国外读者所关注，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已经有60多种语言和版本被翻译推介，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马其顿文、塞尔维亚文、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等。著名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被译成英、法、土耳其、阿拉伯、韩、马来西亚、塞尔维亚和乌尔都文；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被译成英文、僧伽罗语、《格萨尔王》被译成英文。满族作家叶广岑长篇小说《采桑子》《青木川》等被译成日文、英文、蒙古国文和俄罗斯文。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被译成英文、阿文、韩文。满族作

家赵大年的小说被译成韩文、日文、英文、法文。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与推介，“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通过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的输出，让国外读者了解到中国的现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民族作品出版走出国门

除此之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从各个渠道向国外翻译推介，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广西作家群田耳（土家族）、鬼子（仫佬族）、黄佩华（壮族）、李灼热（壮族）、凡一平（壮族）、黄土路（壮族）等作家的作品都被译成外文。藏族作家达真长篇小说《康巴》《命定》译成英文、韩文，藏族作家格绒追美长篇小说《隐秘的脸》译成英文，短篇小说《我是一只正在老去的藏獒》译成了韩文；鄂温克族作家庆胜的小说《杰雅泰》译成韩文……

值得一提的是，夫妻作家云南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长篇小说《碧洛雪山》和回族作家叶多多的非虚构文学《澜沧拉祜女子日常生活》，于2015年被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精品丛书》译为西班牙语出版，在拉美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位作家受邀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哥斯达黎加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拉普拉塔大学以及孔子学院

举办讲座和文学交流，受到了那里读者和作家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两次访问墨西哥，接受了多家新闻媒体的采访。2016年这对夫妻作家出席了阿根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第21届世界读书节”，受邀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介绍了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现状。会议期间，他们受到了当地多个学校的邀请，到校介绍了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接受了阿根廷著名杂志《当代》的采访，他们的文学作品被拉美多个大学列入了中国文学的教材。

尽管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与传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这项事业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被翻译推荐到国外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数量很少，且印数和销售量均很有限。我们主动地大量翻译作品，而外国的读者和研究者却是被动的接受，甚至于并没有接受。我们的机构还应积极参与各种图书节、文学节，特别是要加大与国外出版发行机构合作，这方面中译出版社和中国文化译研网做得很好，他们联合几百位国外汉学家对中国作品进行翻译，弥补了在翻译中是中国英语的缺陷。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我们要多与国外大学合作，举办推荐、研究、宣传、讲座等活动，学生都是潜在的读者、译者和研究者。

“前路灿烂有险阻，一往无前莫畏难”，尽管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我们的少数民族史诗已经走出去了，如蒙古族的《江格尔》、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藏族的《格萨尔》、阿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少数民族文学走向国际，需要两只翅膀，一是扩大汉语的阅读范围和影响力，另一是向世界各国积极地翻译我们的文学作品，让国外的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国，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现状。唯有两只翅膀齐飞，才能飞得高、飞得远。

翻译是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桥梁，是人与人之间尊重、理解、相知的重要手段。翻译，是文学的交流必由之路，是世界文明的心灵之炬。

◎作家谈

写作情志

虔 谦（美国）

中国有句俗语“问世间情为何物”，又云“人各有志”。情和志应该是人间最难勉强的东西了。写作是一件耗时耗力耗心的事情。身边常发生一些有关人性和人生的事情，可提起笔来，顿觉动力不足，那些人和事常常会淡然地随风而去。而有关自己所属的这个民族的事情，却总是让我欲罢不能。

有一次，我随旅行团到了美东，参观游览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古迹和景点，听了导游的精彩介绍。当时很是钦佩爱戴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英雄们。可是在中国，这样的文物古迹知多少啊，用诗的语言来描述，每块石头，每座山，每棵树，几乎都有故事！

说到中国的奠基者们，我想，因为有了各朝代那些既有雄才大略又能吃苦耐劳的帝王将相们的领头，才有了今天中国这样的气象。疆土、一统和格局对于中国帝王的重要性和吸引力超过了有金钱美人之说；所以有张骞万难不辞出使西域，有隋帝西行张掖、穿越祁连等等。

说到中国的奠基者，有一个因素断不可忽视，那就是中原汉族与四周各民族的碰撞和融合。“中国”是一个内涵浑厚巨大的实体，她包括了“华夏”与“四夷”。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系列片《神秘的西夏》有这么一句：“没有天无的兴庆府，就没有今天的银川市。”道出了中国历史传承发展的一道真经。唐盛皇帝李世民曾昭告天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是他的胸襟和视野。

美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外来者落脚的过程；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本土的发展。中国虽然不像美国那样有着两条海岸线，但中国有两条入海的大河。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民族性格的塑造和中国大格局的形成来说，黄河的作用首屈一指。黄河边上的洛阳成了十三朝古都，就是黄河巨大影响力的一个体现。华北北临大漠和草原，没有长江流域的水土富饶和温润气候，各方游牧民族向往黄河流域的绿洲，频频南进。一部中国古史，也是一部中原与北方诸族际遇、矛盾、征战以及友好与融合的历史，一部博大渊深的中原文明包融四国文

明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疆域向四周流动延伸的历史。北方诸族的南进，中原汉人的南迁，促成了中国南方的发展以及南北的交流。万里长城、丝绸之路、京杭运河等巨大工程，都和这种文明的冲突、流动及疆土的延展有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河长江皆奔腾入海。如果曹操没有看到沧海，中国诗史上便不会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句。如果我们把黄河与长江在中华民族精神锤炼中的不同演绎开去，那么儒家信念是黄河，道家信念是长江。儒家接地气，道家连九霄。儒家坚韧忠贞，道家恢弘潇洒。儒家慷慨，几乎都有故事！

正是儒家的仁义价值观，造就了中华历史上无数英烈。整体和个人是两个端点，强调任何一个极端都不好，孔子自己说过“过犹不及”。在个人意识盖过整体意识的美国，肯尼迪总统也曾经说过：“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进一步想，或许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与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爱”的问题。如果父母不爱孩子，不把孩子们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只顾自己，那么人类的繁衍就会有问题。台湾歌曲《酒干倘卖无》从个人的角度生动地唱出了对整体依偎与爱：“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中华民族的发源、奋斗和生生不息，中国人的信念、追求和品德，是令我神魂颠倒、讲不完、写不尽的素材。

我佩服金庸和他的作品，写出了中国文化里的侠义精神。而金庸的作品本身，也为中国文化添砖加瓦。随着人类高科技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国家、民族乃至文明的界限或许会淡化。到了那个时候，不知道文学作品是否还能那么扣人心弦？

内在的爆破，紧张的巨灵

——王方晨创作印象

邱华栋

王方晨的创作体量大。我觉得，他在中短篇方面创作的成绩很高，他已经写出了一些名作。王干曾以分析《红楼梦》的热情分析了他《大马士革刺刀》。施战军把他的一些小说里的“大”字拎出来，也成为了一个系列。从中短篇角度考量，他已经写出了一些名作，像《玉树的大叫》《祭奠清水》《乡村火焰》《牛为什么哭》《大声歌唱》《大马士革刺刀》《拜芝麻》等等，有10多篇我是非常熟悉的，放到30年来的当代文学的格局里，都是非常重要的收获。

王方晨的创作，让我想起福克纳。福克纳的作品里，把美国南方的历史和《圣经》的原型故事建立了一个对应关系。王方晨的作品大量地涉及到乡村、小镇和城市，这些小说也建立了跟中国传统的人文、伦理的隐秘的关系。假如我说是山东的福克纳，不知有没有人反对？我说他是中国的

福克纳，也靠谱。他和福克纳的写作，还是有一种关系，因为在内心里，他们有一个地域性的东西在不断地生长。

我想以“内在的爆破，紧张的巨灵”来形容王方晨作品的基本精神气质，我还想以“疯癫的大地与奔走的人”来谈他的写作与他的资源和背景的关系。在他的小说里，我感觉，大地在抽搐、在运动，而人也在四下奔走。同时，他的很多作品在情节上有一种张力。

前段时间我读到匈牙利的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长篇《灿烂》，山多尔写了两个80岁的老头，过了50年重新相遇，回忆自己多年以前的纠结，两个人谈了一晚上。这部小说的内在张力特别巨大，像这种张力，在中国作家的笔下特别少。王方晨在张力的显现上特别巨大。他的作品里面涉及到很多人物的塑造，里面都有一种紧张的精神状态，巨大的灵魂在旋转，

他着眼于描绘他们灵魂的肖像，这是王方晨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特别注意他写的“世界名著”系列，《八月之光》写了两篇，《高老头》写了两篇，《一生》《鱼王》《猫与鼠》，还有《金银岛》《死魂灵》《到灯塔去》《樱桃园》。这个系列是罕见的，也是中国作家的创举。一是跟自己较劲，二是可能想找到一种互文性的和经典作品的结构的挪移。这组小说是王方晨作品里非常独特的系列。他一方面是致敬，另一方面是他把这些文本唤起的经验，巧妙地挪移到自己的写作资源里，进行重构，比如他笔下的《鱼王》，跟阿斯塔菲耶夫的不一样。《不中用的狗》，跟伯尔的不一样，完全是他自己的经验，除了题目是一样的。唯独那篇《红楼梦》，我还没敢看，不知道他会把《红楼梦》“搞”成什么样。这个系列，是他的创作中非常有意思的系列。王方晨作为“65后”出生的中青年



王方晨

作家，是实力派。如今“60后”仍旧奋战在文学创作一线且创作状态如此饱满、创作量如此之大的作家，已经不多。我提两个小建议。第一，我们还得坚持按全集写作的构想，想一想，下一步怎么把自己的写作清理一下，看看自己的全部写作怎么构成，要系列化，突出写作的符号。第二，最早接触到的王方晨的小说，常有很残酷的故事。当然，王方晨一路狂奔至此，创作已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了更多温暖的东西。作为一个作家，我们的确需要思考如何塑造人物，带给人希望和信心，在理解善和恶的宽度上，做得更好。可贵的是，他已经扎扎实实地拿出了他的“老实街”系列。在这方面，我相信，我们作家，包括我和王方晨，还会继续有更大的作为。

代的生活。在北京生活的诸多人群都是移民，关于移民的书写存在着“北京梦”，北京梦也就是中国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对北京梦移民梦的书写，是新的京派文化的一种表达。生活在北京的作家除了书写北京故事，还有中国故事的北京书写，属于望乡型书写，如刘庆邦的《黑白男女》，格非的《望春风》、梁鸿的《梁庄》、付秀莹的《陌上》等。关于北京以外的中国书写也是北京文学的成就。

评论家陈晓明提出“大北京文学”的概念，他认为北京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镇，要在时代巨大变化的意义上理解北京文学，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带着不同的家乡记忆和文化背景，所以这里的文学如此丰富。另外，北京几代作家以不同的对时代的回应和风格，完成北京文学的书写。老北京的老故事和新北京的新经验构成两极，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具有巨大的活力。

构建大北京文学

杨 鸥

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举办的“第二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北京文学力量”主题活动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就北京文学与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诸多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指出，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几百年来的中国文学高峰都与北京有关系，大批作家从全国各地涌入这里，以北京为题材的小说数不胜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北京地域文化为题材的创作再次形成热点。但这些年来关于北京文化的创作表现有了变异，不再是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表达方式，它变成一个概念和一种修辞。在叶广岑的笔下，北京又一次回到了

有地理感、有故乡感的书写。所有对这座城市的表达都有它的合理性，关于北京的书写必须是多样的、丰富的。

评论家白烨认为丰富性和鲜明的时代性是北京文学的特点，在纯文学板块之外还有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很多板块。以《十月》杂志为主的北京文学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新、前行和时代密切联系的精神。北京的小说创作这些年保持强劲势头，如王蒙的《这边风景》、刘庆邦的《黄泥地》、刘心武的《飘窗》、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杨绛的《洗澡之后》、张悦然的《茧》等，都是力作。北京作家代际衔接比较好，从王蒙这代“30后”到“90后”七代人

都在写，年轻作家成长特别快，体现在“70后”的成熟和“80后”的成长，标志着北京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评论家孟繁华表示，五年来北京的文学创作成就很大，北京作家的气象、格局比较大。比如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写乡土时有一种历史感，艺术性地塑造变革时期乡土中的人。刘庆邦的《东风嫁》发现了乡村变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年轻作家石一枫的作品《世间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敢于直面当下中国的精神难题，做了非常了不起的探索。

评论家刘琼认为，北京有多种文化的融合，对北京的书写有新旧的变化，显示了创新与活力。宁肯的《中关村笔记》非常典型地写到了我们这个时

网文出海 火爆泰国

肖惊鸿 杨 洁

日前，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全球研讨会泰国专场在曼谷召开。中国原创文学领军品牌阅文集团以及泰国著名出版集团十余家主流数字、图书出版商的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并就网络小说翻译落地、两国热销题材以及读者阅读口味的差异、如何加快交流与合作进行了研讨磋商。

泰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同为亚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泰文化交流历史悠久，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呈现出愈发积极的态势。其中，网络小说以及网络小说改编的中国电视剧表现火爆，尤其令人瞩目。

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网络文学一直自走在代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前列。《全职高手》《将夜》和《双世宠妃》《刑名师爷》《如果蜗牛有爱情》在泰国深受欢迎，长期位列畅销榜单之上。

不同于以往的文化输出方式，中国网络文学凭借中国文化的魅力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共性，更加贴近用户的阅读心理和审美取向，形成了罕见的用户自发传播。特别是在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创造了极高的人气。凭借产业化发展的优势，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繁荣尤其是影视作品，反过来加强了网络文学的传播效应。《步步惊心》《琅琊榜》等作品的热播进一步推动了网络文学文本阅读。2017年，泰国数字平台Ookbee通过引入授权，首次在泰国展开网络文学正版数字阅读，取得了非常出色的反响。

据介绍，阅文集团仅2017年新增的作品授权数量接近百部，增

幅较大。诸如二目的《放开那个女巫》等在国内新近热销的作品，都能迅速赢得泰国阅读市场的青睐，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得到了读者的积极反馈。

网络文学“走出去”成绩显著，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翻译人才短缺的问题被多次提及。另外，泰国也面临非常严重的网络文学盗版问题。网络文学侵权盗版已成为国际问题。如何应对网络文学侵权盗版，大家的研讨拓展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与会泰方专家表示，中国网络文学在泰国受欢迎毋庸置疑，但读者日益增长的小说阅读需求和翻译出版效率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需求和产出严重不对等。近年来，网络文学作品在泰国市场增量可观，不少心急的读者等不到翻译版本时，开始自己使用翻译软件翻译。这一方面从侧面印证了网络文学在泰国的热度，另一方面提醒网络文学行业加大对网文出海的持续投入。同时，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首席专家肖惊鸿就中国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状况做了专题报告，并解答了泰方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

